

那个世界的孩子

王志冲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插图 徐通潮

责任编辑 王雯雯

那个世界的孩子

王志冲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28,000 印数53,501—88,200

1933年10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2版 1985年1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8·9 定 价：0.7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短篇小说选是一扇独特的文学之窗。它从某些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亚、非、欧、美各国少年儿童的生活。为了生计而装扮成狗参加选狗活动的流浪儿，为了一根针而含冤逝去的放牛娃，还处在幼年就尝遍人生辛劳的小侍佣，想打破家庭阴影而丧命于赌博的小富家子……这些在“那个世界”里挣扎的孩子们的泪水，将会擦亮中国少年儿童的眼睛，大大扩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形象而深切地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的丑恶和黑暗，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她的富强而奋斗。

目

录

马戏团来到了小镇上	
〔美国〕 艾伯特·马尔兹	1
一盘汤里的鸡蛋	
〔阿根廷〕 阿·荣凯	21
找工作	
〔阿根廷〕 阿·荣凯	36
夜莺遇上保护人	
〔阿根廷〕 阿·荣凯	50
一课	
〔巴西〕 阿莉娜·芭茵	59
小女孩	
〔乌拉圭〕 弗朗西斯科·马索尼	67
洛洛贝贝和狗评选馆	
〔智利〕 阿尔曼托·基西高利	71
小男孩和胖太太	
〔厄瓜多尔〕 何塞·瓜德拉	80
孩子被卖了五十个苏克雷	
〔厄瓜多尔〕 阿尔弗雷多·哈科梅	86
洋娃娃	
〔埃及〕 穆尔西·阿史·沙费	99
橘子	
〔美国〕 威廉·萨罗扬	103
幸运儿	
〔英国〕 戴·赫·劳伦斯	110

梦乡		
〔埃及〕	阿尔·哈米西	126
米良德		
〔黎巴嫩〕	马隆·阿布德	136
童年		
〔黎巴嫩〕	拉乌夫·胡利	140
这也叫生活吗？		
〔希腊〕	利利卡·纳库	148
女子初级学校里的小男孩		
〔希腊〕	埃莉·阿列克西伍	155
字典		
〔法国〕	皮埃尔·加马勒	165
两个洋娃娃		
〔丹麦〕	汉斯·勃拉聂尔	168
芭塔西娅		
〔印度〕	伊斯马特·丘葛麦	188
放牛娃德召基		
〔印度〕	拉德拉姆·克利史南	197
后记		212

马戏团来到了小镇上

〔美国〕艾伯特·马尔兹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小哥儿俩就到了马戏团将要活动的那块场地。马戏团还没到来，大草地上空空荡荡，没有帐篷，没有身穿闪光紧身衣的姑娘，没有大象，没有其它形状怪异的动物，也没有小镇居民纷纷传说的别的东西。七岁的亚伦感到失望。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八成儿不会来了吧！”

十二岁的艾迪没有动摇。他说：“广告上明明说是星期六来的，别担心。”他想了想又说：“来得早好，咱俩准保能找到活儿干，明白吗？按到达的先后雇人呗。”

“艾迪，他们会不要我吗？”

艾迪真想说他自己也没把握，不过嘴里仍这样回答：“我能帮你找到活儿干的，让我来向他们提要求吧。”

“肯定有小丑表演吗？”

“没错儿。”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能不知道！”艾迪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童子军小

刀：“玩‘划地面’吧，消磨消磨时间。”

“我最爱看小丑，还有大炮里打出人来。要是没有这些节目，那就没劲儿了。”

两个孩子盘着腿，坐在草地上玩开了。今天有风，但是天气晴和，太阳暖暖的。春光一片。耕过的田地、刚割下的青草和色彩缤纷的野花，散发出春天的气息。

小哥儿俩高矮不同，体重不同，外貌却酷似：虽然瘦，可结实，亚麻色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秀气的脸。两人的穿着更象一对弟兄：他们穿的斜纹布裤子，都是褪色的、补过的；棉布衬衣的颜色各异，然而式样完全相同；运动鞋的边沿都是磨破的、补过的。两人一边玩，一边谈论着马戏团的事儿，同时都在暗暗担着心。艾迪还从没看到过大的马戏团，亚伦是连小的马戏团也没看到过。

他们的家，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农业区的小村庄里。马戏团几年也难得来一次。今儿个正是马戏团老板选定要来演出的日子。广告一贴出，小哥儿俩就赶紧跑去告诉妈妈。妈妈跟往常一样，听他们讲了以后，说：“孩子们，没办法，我们哪来一块两毛钱买两张戏票呢。”

小哥儿俩不作声了。三年前，爸爸一死，抛下了他们。打那以后，两个孩子听惯了妈妈的口头禅——“没办法”和“不行”。

然而过了一会儿，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艾迪一个重要消息：只要早点去，帮着提提水，摆摆座位，再干点其它活儿，就有可能免费看演出。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小哥儿

俩七点四十五分便赶到此地，随身带着两块纸袋包着的花生酱三明治。他俩急着要找到活儿干，但是偏偏还没有可干的活儿。他们心事重重。亚伦怕的是自己才七岁，人家会不要他，艾迪却在为另一件事着急。在妈妈出去做工的时候，他的责任是照管好弟弟。这一次出来，他答应过妈妈，决不跟弟弟分开。答应虽然答应了，可是他产生了一个坏预兆：人家多半只肯雇他一个。真要那样的话，他只能二者选其一：或者自己去看马戏，或者照管弟弟。放弃看马戏可舍不得，但如果不带好弟弟，让弟弟独个儿玩一整天，让他独个儿走三里多路回家去，那自己少不了挨妈妈一顿打、饿一顿饭。

从八点到八点半，接着到九点了。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大场地上。小哥儿俩不玩了。他们兜来兜去，就象两个到敌方侦察的间谍。每当有新来的孩子，他们就过去打听，问清是想买票看戏，还是想干点活儿免费进去。看样子，想干点活儿进去的已经很多了。艾迪和亚伦打量着每一个刚到的孩子，揣测他们的年龄、体力，估摸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将会出现怎样的竞争。

十点半，马戏团神气活现的先头部队终于到达了。拖拉机轰隆轰隆地响着，拉来一长列拖车。这些拖车挺高大，都涂着红漆，两边有几个白色的大字：佩里兄弟马戏团。等候已久的孩子们发出欢呼。他们踩着草地飞快地跑去，大声喊着：“我能干活儿，让我干吧……我力气挺大

的。”没有谁雇他们，甚至没有谁理他们，只是有人偶尔吆喝：“小心……留神……闪开。”

拖车越来越多，分散地停在场地上。接着，又有几辆汽车驶到，几个身穿工装裤或斜纹布裤的人跳下车，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些人放下拖车两边的挡板，于是露出了几大捆帆布，还有几根粗大的彩色竹竿；另外一些人爬上拖拉机，开动起重机和打桩机。

艾迪和亚伦，跟其他孩子一样，心情急迫地跑来跑去，焦虑地探问：“要助手吗？我来干活好吗？……你们要雇孩子的吧？”那些大人并不是生性凶恶，而是因为已经误了时间，正忙得不可开交，所以都挥着手，把孩子们赶开。到达这儿的拖车和人，越来越多。接着，有十四头大象，外形奇特，动作缓慢，也大模大样地走来，后面的一头都用鼻子搭住前面一头的尾巴。一捆捆帆布解开，就地铺开，有几头大象居然也会过来帮着拉帆布。这时候，小哥儿俩觉得没有希望了。亚伦说：“不会要我们干活儿的，人家全是胡说。”艾迪挺想安慰弟弟，可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孩子们觉得，场地上忙忙碌碌，活儿这么多，却不肯雇他们这些能干的孩子，一个也不肯雇，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丧气。

拖拉机轰隆轰隆地驶去，然后拉来更多的拖车和人。不一会儿，这个大场地，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成了危险地区。他们身后不断传来厉声吆喝，要他们闪开。两人只得东躲西躲，站到不热闹的一角，一声不吭地生着闷气。一

些不干活的大象，也排着队站在那儿。小哥儿俩跟其他孩子一交谈，才知道没有一个人被雇用。两人坐下，望着大象，望着场地上的喧闹情景，象泄了气的皮球。

过了一阵子，亚伦轻声嘟囔：

“我早跟你说过的，他们不会雇孩子干活的。回去吧。”

“回去？怎么要回去了呢？这儿总比家里好玩得多。”

“不，一点也不好玩。既然看不成马戏，还有什么好玩？”

“大象总看见了呀！你怎么不再看看大象呢？”

“看腻了。我要看小丑。看不到小丑，我就回家。”

“不，你不能回家。要不，我打你耳光。”

亚伦尖声叫起来：

“你不敢！我要告诉妈妈。”

“算了，听话，别胡闹了。我不打你。可你干么要回家呢？这儿毕竟好玩些吧。还要好些时间才会开演，咱俩也许能找到活儿干。”

“我要看小丑……”亚伦叽叽咕咕着。

十一点了。小哥儿俩打开纸袋，大口大口地吃掉了花生酱三明治。这时候，另外还有许多孩子，加上几个大人，跟他们一块儿坐在大场地旁边。人们议论纷纷，说马戏团耽误了时间，下午来不及演出，所以连一个孩子也不

肯雇。不一会儿，又传来恰恰相反的消息：为了争取下午演出，将要雇很多人帮忙；愿意干的人，十二点钟将会得到雇用，不但有免费的戏票，还能拿到一块钱呢。艾迪劲头十足地说：“没错吧，我叫你等着嘛。”亚伦听了也激动起来。不料，十二点到了，还是没有谁来雇他们。于是，亚伦又嚷嚷着要回家。

又过了一会儿，场地的一角搭起了高大的帐篷，有人说那是马戏团的临时厨房，还有人说，将会雇些孩子去帮着摆桌子、凳子。可等了会儿，依旧没人来找他们。几个大些的孩子凑过去打听，却立刻被赶开。让动物住的帐篷也搭成了，四周的帆布让风一吹，啪嗒啪嗒直响。接着，表演杂技的帐篷也搭成了。后来，将近一点钟光景，又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帐篷，那场面可真叫人心头痒痒，围观的人都叫着嚷着，不过孩子们仍然没活儿干。马戏团的工人干得挺辛苦：他们奔忙着，在场子边沿按一定距离打下木桩。打进一根木桩，缠上绳子，接着又往前跑。

艾迪和亚伦紧挨着坐在地上，默默无言。他们日思夜想地盼着这美妙的一天，已经盼了足足三个星期。可这一天到来了，却叫人这么伤心。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坐在他俩旁边的一个孩子站起身来，哇啦哇啦地说，他要去看看杂技场布置好没有，能不能买票进去。小哥儿俩扭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如同望着敌人似的。接着，他俩互相瞅瞅，好不愁闷，好不悲哀。他俩年龄这么小，却都意识到了金钱所具有的该死的魔力。

后来，叫他们意想不到，孩子们竟全被雇去干活啦。有个大汉，满面笑容，突然站到了他们面前。此人秃脑门，身穿一套蓝哔叽服装，肮里肮脏，领带色彩鲜明，让风一吹，微微飘动，后脑勺上斜斜地扣着巴拿马草帽。他把两个指头往嘴里一勾，打了个唿哨，声音尖细，使一大堆孩子全愣住了。他瞅瞅孩子们的模样，不由哈哈地笑了一阵，这才高门大嗓地问：

“孩子们，谁想看马戏呀？”

约莫有八十个孩子，从五岁到十六岁的，都一蹦老高，争先恐后地说想看。那人笑了，又打了个唿哨，叫大家安静，接着说：

“都想看吗？好吧，向我靠拢。”

孩子们从绳子底下钻进去，把他团团围住。他忽然指指亚伦说：

“你这个小家伙，几岁了？”

亚伦顿了一下，赶紧虚报：

“八岁了。”

“好，只要不小于两岁就行。”

孩子们发出一阵欢呼，那人也跟着他们一块儿笑。接着，他忽然板起面孔，打个唿哨，要大家别嚷嚷。然后，他用有点挑剔的目光审视着孩子们的脸，不过嘴唇薄薄的大嘴角上依旧挂着笑。

“认真听我宣布，孩子们，”他举起一张褐色的小纸片，“到开演的时候，我会给你们这样的戏票，一人一

张，那就可以免费入内看戏了。要干的活儿不过是拉拉绳子罢了，因为今天刮大风。然后嘛，再帮着摆摆座位。也许只要干一个钟头，也许是一个半钟头。”他又指指亚伦说：“你的力气准保及不上大孩子。我当然希望你们全是小孩子，可惜并不是。不过没关系，只要干得卖力，你也可以拿到戏票。”

“我会卖力的，”亚伦兴奋地大喊。

“我也会卖力的，”另一个五岁的孩子跟着喊。

“行，孩子们，你们今天运气挺好，好得很。我们一向算准了火车到站的时间，准备工作开始得早，所以只需要二三十个孩子帮忙。今天我们可耽搁了，所以每个孩子我们都要。”孩子们欢呼雀跃。这人停了一下，又说：

“不过告诉你们吧，我是铁面无私的。玩什么花招也休想瞒过我。我在马戏团干了十六年，倒有九年是负责监督孩子的。我就叫‘监督员’。你们如果要问什么事，就找我这‘监督员’。还有一些孩子不老实，没干完活儿就想溜走，他们也别想拿到票子。另外还有一些孩子根本不在这儿干活，过了两个钟头却也跑来，说是干过了，也要票子。可惜他们不晓得我是铁面无私的。我决不会白扔戏票。我怎么能当上监督员的，你们知道吗？就因为我记得住人。我这会儿已经认清了你们每个人的脸。只有我亲眼看到谁在这儿干活才算数，谁也别想蒙人。明白了吗？”

孩子们齐声高喊明白了，并且表示已经做好干活的准

备了。

“好，来吧。”监督员咧开嘴笑着，跑向关动物的帐篷。小哥儿俩同孩子们一块儿跟着跑去，眼睛里闪出欢悦的光芒。他们跑了约莫四十码远，来到那座帐篷跟前。这当儿，监督员喘着粗气，额头冒出汗珠，顺着胖面颊往下淌。他眉开眼笑地说：“我知道不能跟你们这些小把戏一样跑……可是你们要晓得，我们实在来得太晚了。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雨……”他伸出粗粗的、短短的食指，对着孩子们点点划划，忽然又大喊起来：“明白吗？要么你们卖力地快干，否则今天下午就来不及演出了。我要你们拼命干活。”他又把两个手指勾在嘴里，打个唿哨，呼喊道：

“拉利，要你管好绳子的，跑到哪儿去了？”

从关动物的帐篷里跑出来一个人，年纪比较轻些，头发蓬乱，连胡子也没剃过，身上的卡其布工装裤皱里皱巴巴。监督员指指被风吹得乱舞的帆布，恼怒地责怪他：

“你想让它叫风刮倒吗？我叫你先把绳子拉好。”

“没办法同时干几件活儿呀，”那人不服气地顶撞，
“乔让我去给羚羊铺草。”

“那个乔真胡闹，跟羚羊结婚吗？快扎紧这些绳子，否则风要把帐篷刮倒了。你们几个，”他对艾迪、亚伦等六个孩子摆了摆手，“跟着我的伙伴拉利，听他分配活儿。”

“慢着，留几个大些的，好吗？”拉利很不满意地

问，因为他看出这群孩子中间，五个是小不点儿，只有一个十五岁模样的才有些力气。

“帐篷不仅仅是你这儿的一座。我还得想办法把那么多的椅子搬进去。你以为五千把椅子会自动往里走的吗？”他转过脸来，告诉这六个孩子：“你们干完了这里的活儿，就到大帐篷那边去，我给你们戏票……来吧，孩子们。”监督员又快步走了，其余的孩子全连蹦带跳地跟了过去。

“嗨嗨，”亚伦得意扬扬地冲着他哥哥说，“我早就讲过，我不小了……”

“现在使劲干活儿吧，”艾迪提醒弟弟，“咱俩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拉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好了，小苦力们，你们三个一组，分站在绳子两头，最小的孩子靠近我一些。”

孩子们各就各位，抓紧沉甸甸的粗绳子，兴味浓浓。拉利弯下腰去，娴熟地解开绳子。这条麻绳一头系住帐篷，另一头缠在木桩上。拉利在木桩上打个活结，两手攥着绳子。“好，拉吧！”孩子们用力拉一把，他也用力抽紧一下。“拉呀！”他们不住地拉，只见帐篷在渐渐绷紧。“用力拉！别松手！”他急忙在木桩上缠紧绳子，打个结，随即朝另一根木桩走去。当他在解绳子的时候，亚伦兴奋地对身旁的艾迪说：

“问问他，有没有狗玩把戏的节目。”

“算了！咱们别去打扰人家。”

拉利又在下命令了：

“拉！……用力拉！……坚持住！”

大家从第二根木桩走向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干着，干着，小哥儿俩慢慢觉得索然无味了。帐篷被风刮得飘飘悠悠的，得用死力拉住粗麻绳。这活儿可重了，使人十分疲劳。麻绳经多年日晒雨淋，上面的刺儿把孩子们的皮肤擦得好疼哟。不大一会儿，巴掌上的嫩皮就磨破了。亚伦手指发疼，胳膊沉重。双排的木桩似乎长得望不到头。而拉利却还不住地吆喝：“拉！拉！用力拉！”

“我手疼！”亚伦忍不住了。

“吐点口水，别让手红肿起来。”拉利出点子。

孩子们全都往巴掌上吐了口水，打起精神接着干。然而这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发觉，往巴掌上吐口水没什么大用处。皮肤越来越红，越来越疼。两只胳膊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了。拉好一条绳子，所花的时间比一开始要长多了。拉利教他们：

“身体靠在绳子上，用力拉，明白吗？”

孩子们在许多麻绳和木桩之间忙碌着，呼吸急促，咸滋滋的汗珠不断流进眼角，刺激得眼睛连连眨巴着。两腿用力过度，在微微发抖。他们毕竟年纪小，可以做比较吃力的游戏，但干不了重活。他们实在需要休息了。

“拉吧！用力拉！”

艾迪觉得挺累，直喘粗气。他心里着急，因为连自己

也疲乏不堪，所以更担心弟弟吃不消。亚伦只要停手不干，马上会被开除的。真要这样，叫他怎么办？因此，他虽然很怕拉利，却壮壮胆问道：

“先生，咱们休息一会儿，行吗？”

拉利挺直身子，同情地笑笑，说：

“孩子，才干了一半活儿呀。”

他们当中，只有那个十五岁的孩子往大巴掌里吐了口水，骄傲地宣称：

“我不累！”

“噢，你不累？我可累了，”拉利对他说。“行，休息一下。”他抬头凝视着蔚蓝的晴空，笑嘻嘻地说：“干马戏这一行的，都得善观天色。我讨厌风大的日子。下雨没关系，可别刮大风。”

“你行吗？”艾迪着急地低声问弟弟。

“累坏了。”亚伦承认。

“我也累了，不过你会停手不干吗？”

“哦，不会的，我想看小丑。”

“这才叫好样儿的。”

“艾迪，你手疼吗？我疼得要命，都打泡了。你瞧瞧。”

“我的手也疼，不过咱们已经干了一半活儿，你不会停手不干吧？”

“哦，不，不会的。”

“先生，这会儿几点钟了？”另外一个孩子问。